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  
第五十一回 俏丫環妙語止傷心 好姊妹分襟齊下淚

卻說春妍扶婉香起來，婉香早立腳不住，全掛子靠在春妍肩上，春妍也站不住，便軟坐倒了，險些兒跌。因道：「小姐何苦來，橫豎見了寶珠，也沒話好講，多哭一會兒，什麼事呢。」婉香想也不錯，便點首道：「不去吧！」便仍睡下，春妍替他蓋好。因喊海棠睡去，說我陪著呢，海棠應著出去了。春妍見婉香朝裡牀睡了淌淚，自己又想不出話來勸他，便陪著坐一會兒。看看婉香睡熟了，便悄悄走到後房來。忽海棠進來道：「姊姊可知，這會兒三爺鬧的凶呢！剛要自己碰死了呢！」春妍皺眉道：「這太不成話，被人傳出去，叫俺小姐還活得了嗎？」海棠道：「也是太太不好，忽然一下子要給他定葉家的兩位小姐，他便說不要做人了。」春妍道：「你陪小姐睡著，我去問寶珠來。」說著，便拿個風燈，逕往寶珠院子裡來。一進門，見寶珠正哭著。晴煙、裊煙圍著勸他。春妍一肚子好氣，走近來道：「三爺為什麼哭著，是哭的什麼事？」寶珠見是春妍，因道：「春妍姐，你難道還不知我的心嗎！」春妍道：「我知道爺的心，只是姊妹講的來，一時說要別過了。果然是捨不得，但是一個人，誰沒得家鄉，回去也是正理，不瞧別個，便如大奶奶二奶奶，都是府裡的人了，也要家去幾天，況是咱們小姐。」寶珠哭道：「他比不得，我怕從此散了，便沒得再聚的日子。」春妍道：「爺只顧哭，不知道人家不說是姊妹講的來，還當有什麼意思。照爺這樣，還是爺要死在咱們小姐跟前，還是要咱們小姐死在爺跟前。」寶珠道：「死也值得，只是我不敢先死。」春妍道：「是呢！這裡太太只有爺一個，死便不孝。爺又新蒙聖上擢取了，現在賞假三月，仍要進京聽用的，死便不忠。今兒太太既給爺定了葉府兩位小姐，不知道爺死了，叫那兩位怎麼個了局，這便不情。爺既知和咱們小姐因講得來不忍別去，說以死相送的話是從來沒有的。爺死了倒落得旁人議論，把一個醜名兒給咱們小姐虛生了，這便不義。爺果然要死，也是爺自己歡喜的，我也不用勸，便勸也不理。只請問爺是什麼一個名目。」寶珠頓住了嘴，因道：「依你怎麼說？」春妍道：「也沒怎麼說，人生聚散，是在所不免的。前兒聚的時候不知道今兒散，今兒散了安知後日不聚。即散了不復再聚也是前定的緣分，況世間無不散的筵席。眼前雖姊姊妹妹的一淘兒的伴著，哪一個姊姊妹妹爺講不來，明兒也不少得漸漸散去，爺又哪一個姊姊妹妹捨得別去。倘多和咱們小姐一樣問爺一個兒，有幾回好死，爺既肯為姊姊妹妹死的，瑣小姐也是爺的好姊姊，怎麼他嫁了爺不死？菊小姐也是爺的好姊姊，怎麼他嫁了爺又不死？素小姐許了婿家，爺又不死。單為咱們小姐，便這麼傷心病狂起來，可不是害咱們小姐嗎！若說是爺和咱們小姐聚的長了，所以和瑣小姐他們的情分不同，那請問爺，爺和美小姐從生下地一輩子聚下來的，明兒美小姐嫁，爺又怎樣？」寶珠被他問住了，一句話也講不出，連哭也哭不出了。春妍冷笑了一聲，便自想走。寶珠一把扯住道：「照這樣說，你是怪了我嗎？」春妍道：「我哪敢怪爺！」寶珠道：「姊姊呢？」春妍道：「那我不知道他心裡，只我看的爺太不顧人了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哪裡肯不顧他，只我禁不住傷心罷了。我到這地步，也沒別望，可能請他來和我講一句話兒。」春妍道：「爺和小姐講得的，便和我也講得，我聽的入耳，便小姐也聽的入耳。爺要講什麼，只和我講。問什麼，便問我。」寶珠被他這樣一說，倒紅了臉，低下頭去，半晌道：「我待問他怎麼樣主見，家去了怎樣？」春妍道：「主見，想也沒什麼，爺怎麼樣個主見，便是小姐也怎樣個主見。家去了怎樣，爺也想得到，定要我講什麼？」寶珠道：「我想他好好的嫁去，忘了我。」春妍道：「嫁是該派，不嫁也是該派。忘是該派，不忘也是該派。」寶珠道：「是了，這話便傷我的心，他嫁，我果然傷心。他不嫁，我更傷心。他忘了我，我該傷心。他不忘我，我更自傷心。我情願他忘了我，我也忘了他。」春妍道：「這便是，但也由不得自己作主。總之，爺譬如當初不見咱們小姐，咱小姐譬如當初也不見爺。」寶珠道：「姊姊，你替我講去，說他只當我死了，我也只當他死了吧！」春妍暗道：「嚇！他這話分明是自甘心另娶，叫小姐嫁去了，只是小姐未必如他的心。」因道：「爺這是真心話嗎？」寶珠哭了。春妍又暗道：「原來是傷心話，這也不去管他，只是日後這兩人不知怎生了局。一個不娶，一個不嫁，是料定了。歸根怎樣呢？」想到這裡，掉下淚來，忽又恨寶珠，既有這心何不極早求親，可見也是沒心腸的，因寶珠來扯住他的手哭，便灑脫了手，冷笑道：「這會子哭什麼用，不如將息些吧，時候遲了，我有我的事去。」說著，便自走了。這裡寶珠還哭著，裊煙勸道：「爺何苦來，一輩子拿熱心腸待人，到頭反叫人見怪，不瞧春妍的尖酸話兒麼，他和他小姐是一個鼻子出氣的，可知他小姐為著自己的名節，還怪爺哭的不是，爺為他不要命了，知道人肯不肯為爺也這樣。倘他也和爺一樣的念頭，他還顧什麼眼前日後嗎？」寶珠聽了，怪不受用，便歎口氣道：「罷！罷！聽天由命吧！」裊煙道：「這四個字才確切呢，可知道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何況人也不去早謀呢？」寶珠聽他這話，宛然和春妍一付聲氣。因道：「呀姐姐，你也怪我不早嗎？我哪裡知道這不測的風雲呢。」說著又道：「罷！罷！早知今日，悔不當初。我也和紅樓夢上的晴雯一樣，追悔不及，還說什麼！」說著便躺下睡去。裊煙替他蓋好了被，聽寶珠在枕上飲泣一會，便像睡熟了，因看看他果然睡熟了，自己便也睡了。

次日醒來，見寶珠卻自醒著在那裡哭。裊煙道：「爺還哭得嗎？不瞧這兩個眼圈兒，這樣腫得桃子似的，回來什麼能見人去呢。」寶珠道：「我還要見誰來呢。」裊煙暗暗疼他，心裡怪婉香沒用，便聽他嬌子挾制，又因春妍數說了寶珠一頓，心裡更氣不服。想寶珠果然糊塗，婉香也不聰明。既到這個地步，便一個不嫁，一個不娶，也算不得有情，又況沒得名目，因也和寶珠講些正理的說話道：「太太今兒替你納葉家的彩，你便順你太太的意見吧。」寶珠咬牙不肯，說：「我若這樣，便我負了婉姊姊。又況擺他在面前，做這事給他看了，可不要活活的氣死了他。」裊煙道：「爺專拿自己想別家去，歸根還是要婉小姐死還是要婉小姐活？」寶珠道：「我哪肯叫他死呢？」裊煙道：「可原來爺只樣死纏著他，他不死在爺手裡，便家去可能活嗎，不哭死也病死了。不如索性趁太太這個舉動，給他瞧著，使他冷了心，把爺怪到了兜底倒是個好主意。」寶珠道：「他怪了我，他便忘了我，果然是好，只我便定了葉家這門親，我終究不娶，要強我娶，我便死。只是他因這個怪我，我終究也是個虛坐呢？倒叫我留一個薄倖的名兒，給天下後來人唾罵呢。」裊煙便冷笑道：「爺原來是個貪虛名兒的，爺不娶敢是算義嗎。爺叫他不能嫁敢能算節嗎。歸根爺怕虛坐一個薄倖名兒。眼下還只有婉小姐一個，瞧不起你。日後的話也怕沒人知道這節事兒。那婉小姐許了不嫁，怕沒人議論嗎？爺不肯自己擔一個薄倖的名兒，倒小姐坐了一個不貞的名兒嗎？爺怕婉小姐一人瞧不起自己，便不怕婉小姐遭千萬人議論。爺這個人我真不解。照這樣看，人說爺是最有情的，我看也不見得。況今兒定葉府的小姐，原不過給他瞧著，使他冷心。太太也是這個主見，生怕兩個有甚長短，鬧出事兒，爺便依我這個話，好歹日後娶不娶仍在爺，旁人又不能強爺的。況且爺本該不能負了軟小姐和蕊小姐，爺想去，而今幸是婉小姐原清清白白的好出嫁去，不算爺誤了他。這會子爺為著婉小姐要死，便不提這親事，也還要死兩個呢！倒不如定了，也教人有個名目。」寶珠漲紅了臉，低下頭，一句話也沒得了。因恨道：「偏我不早死，要到這地步，活著又傷心，死了又不能。罷！罷！聽你們布擺去。我從此便蒙住良心做人了吧！」裊煙見他想通了，便放下了心，抽空兒告訴柳夫人去，把寶珠已講明白，盡向葉府締捆，好給婉香冷心的話講了。柳夫人認為不謬，便選了本月十二，給寶珠締了葉府的姻。軟玉、蕊珠便移住東花園迴避去。這裡婉香這番舉動，倒反歡喜，心裡只求寶珠忘了自己，那便自己的死活，不干寶珠事。滿擬回家，不等婿家來聘，便尋點口角自盡了也省得被別人議論。主意定了，待寶珠締姻過後，次日便向柳夫人辭行。柳夫人見他一點沒悲傷的樣兒，心裡頗為得計。因見他兩眼還紅腫著，又分外起了一種憐惜的意思。自恨不早求親，放著好好的女孩子倒給別家做媳婦去。想到這裡，又氣他叔子花占魁起來。又見婉香兀自依依膝下，不覺傷感起來。又挽留了一夕，和他講了許多出去做媳婦的道理。婉香哪裡還聽得這些話，早又傷心痛哭起來。柳夫人知道他傷心，怕哭壞了他，不便多講。婉香初來，原和柳夫人一房睡的。這夜，柳夫人要他同睡，婉香依了。等柳夫人睡熟了，將前年花朝來的時候想起，一件一件打心上輪過。覺得寶珠先和自己客氣，後來漸漸和自己親熱起來，又處處的憐惜著自己，再件件關切著自己，後來又分外親密起來。自己又怎樣和他惱。想到這個惱字，猛回過念來道，早知和他沒幾天好，就該和他惱的，忽又想好也從今罷了，惱也從今罷了，算這三年做了一世人，打明兒起算又是一世人，難道後世人還把前世的事也追悔去不成。想著安了安心，便也睡熟了。到次日起來，柳夫人吩咐，備下一席離筵與他餞別。又

替他把菊儂、瑣琴、素秋都請了來，袁夫人、漱芳、藕香、美雲等也都在座，只軟玉、蕊珠因寶珠在座不便過來，坐次，大家各敬婉香一杯，婉香飲了。寶珠又斟一杯敬他，婉香怕他有意思在裡面，便不肯吃。寶珠掩淚道：「姐姐，你不吃這杯子，你的心裡下得去嗎！怕姐姐去後，莫說我能不能再和姐姐把盞，便怕這杯子也不能再沾著你的嘴唇兒了。」說著，那淚珠兒撲朔朔地掉在杯子裡去。婉香也是傷心，便接來對飲，對掉著淚。剩了半杯又加滿了，送與寶珠道：「昨兒沒敬喜酒，請乾這一杯吧！」寶珠聽說，忍不住淚如雨下，一口把酒飲乾了。眾人見他兩個飲著淚酒，也都替他傷感。往常麗雲總要取笑，今兒也惻然了。因對婉香道：「姐姐不記得，前兒弔落花詩，有『初見已鐘今日恨，重逢難訴隔年情』兩句。不道今兒做了讖語。」婉香點首淚下。原來麗雲，以先常聽見柳夫人口氣，是定把婉香嫁給寶珠的，所以總拿他兩個開心，別個也便不這樣玩去。此時見他兩人赤緊的要分散了，倒反比眾人分外著的傷心。那賽兒是向道婉香好的，又是孩子赤心。藕香極相契婉香的，這會子要走了，席間哪一個兒不傷感下淚，自不怪寶珠了。那春妍和海棠原是婉香帶來的，這會要別去，他們也有姊妹們餞行，少不得也有一番傷感。一時間外面回說，轎馬都齊備了。婉香便向各人拜辭，早已淚濕幾人衣袂。又向東花園來給軟玉、蕊珠告辭，又是一番悲痛。婉香打東花園轉來，一千人便送到南正院來。不知婉香還能留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無可奈何花落去，不如歸去鳥空啼。